

温情的一课

八月的南方,天气闷热,一辆火车在铁轨上吐着热气。

车厢内有四个床位,我在其中的一个上铺躺着,不停地扇着风,渴求那唯一的风扇能吹点风到我这里。

我的下铺是一个女大学生,她身边有大包零食,令人眼馋。其余的乘客会是什么样的人呢?我有点好奇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门开了,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民工搀扶着一位孕妇进来了。

“哎呀!我买成上铺的票了!”农民工拍了一下头,惊呼道。“那怎么办?要不先在下铺坐着?说不定没人呢!”孕妇焦急地说。“不行呀,咱这装束,弄脏人家东西,人家会不高兴的。”农民工说。这时,女大学生站了起来,示意农民工夫妇睡她那儿,自己去上铺睡。农民工夫妇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一个劲儿地道谢。

日光更强烈了,炙烤着大地,也炙烤着火车。农民工将妻子安顿好,在一旁给妻子扇着风,另一只手不停地揩汗。过了一会儿,农民工抵不过倦意,也睡着了。

女大学生瞅了一眼酣然入睡的农民工夫妇,轻轻地拉上了帘子,并将风扇对准了他们。

漫长的午休过后,孕妇推了推丈夫,说:“老公,我饿了。”农民工立刻从睡梦中清醒过来,叫来了服务员。服务员拿出食物,一盒泡面十元,一份盒饭三十元。他摸了摸口袋,犹豫了一下,要了两份盒饭。孕妇要求和丈夫一起吃,农民工说自己不饿。孕妇的食量不小,一口气吃了一盒多,农民工把剩下的东西一阵狂扫。

“没吃饱吧?我这儿有零食、水果,你们吃吧!孕妇要多补充营养。”女大学生把自己的零食硬塞进农民工手里,还帮他们收拾了废弃的餐具。

入夜了,白天的燥热退去,虽说有丝丝凉意,但我的心却温暖起来了。

夜深了,车厢内安静了下来,女大学生和农民工夫妇都安然入睡。到站了,我轻手轻脚地下来,将自己的零食放在了桌上,并压了张纸条在下面:谢谢你们给我上的温情的一课。

(黄博翔 郸城县实验中学)

妙龄女子

岳母的腰椎间盘突出又复发了,不能长时间站立,妻子陪她去省人民医院检查,我送她们到车站。

买票进了候车厅,里面早已人满为患,因为是“五一”假期,回乡探亲的、外出旅游的人,把候车厅塞得水泄不通。我和妻子转了两圈,也没有找到座位。岳母疼得头上直冒冷汗,小声呻吟着,可离上车还有半个多小时呢。

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妙龄女子,打扮时尚,一头卷发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令人气愤的是,她竟然占了两个座位,一个座位上放的是她的三个大包,她坐在另一个座位上,塞着耳机专心致志地玩手机。

我想上去提醒她有点公德心,给老太太让个座,不愿惹事的妻子拦住了我。妻子说得有道理,这些座位虽说是公共设施,但先下手为强,谁占着就是谁的。让她离开座位,她肯定不乐意,她的三个包要是放在地上,也会阻碍交通。她要是再强势一点,说不定还会跟

我们发生口角。

这时岳父打来电话。妻子是个大嗓门儿,她大声向岳父汇报这里的情况,说这儿人多,岳母的腰疼得受不了。

妙龄女子往我们这儿看了一眼,慢慢地收起耳机,背上一个包,一手又各挎一个包,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艰难地往门口走去。她竟然是个残疾人!她把包放在门口的空地上,拄着拐杖,靠着墙,又塞上耳机。

妻子赶紧扶岳母坐到座位上,向妙龄女子感激地看了一眼。妙龄女子还在玩她的手机,好像这事儿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似的。候车室里熙熙攘攘,没有谁注意到这温情的一幕。

送走岳母和妻子,我走出候车厅,看到那个妙龄女子还在玩手机。我走到她跟前,偷偷地瞄了一眼,她根本就不是在玩游戏、刷朋友圈,而是在自学英语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老冢镇第三初级中学)

老父是名村医

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,已七十有余。父亲宽厚仁爱,性格开朗,还没看到他人,听笑声就知道是父亲远远地走来了。

父亲命苦,自幼父母离世。十五岁起,他跟着自己的舅舅学习中医。由于父亲勤奋好学,习得一手好本领,二十岁便自立门户,为四邻解除病痛。父亲总对我说,老祖宗留下的东西,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。要相信中药的作用,它治标又治本,不要动不动就输液打针,伤身体。年少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一路走来,现在的我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。记得老公曾被胃病困扰,输液吃药不见好转,是老父亲的几剂汤药让老公绽放了笑颜;记得女儿那次咳嗽,前前后后拉扯了两三个星期,父亲寄来几服中药,女儿喝了两天就不再发出刺耳的咳嗽声了。很多次的切身体会让我明白了父亲受四邻尊敬的原因。

父亲从医多年,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,乡亲们一致称赞。父亲的小诊所里,经常有慕名而来的求医者。患者给父亲送的锦旗和匾额有很多,可父亲从不让挂,说地方小,咱又不是靠这个吸引人。我深深明白,父亲之所以赢得乡亲们的尊重,是因为高超的医术,

还因为父亲有一颗宽厚仁爱的心。小时候,家里拮据,可每次到饭点的时候,家里只要有病人,父亲总会先给病人端一碗饭。少不更事的我总是小声嘟囔:没见过看病还管饭的!每次都被父亲的白眼吓得后退三步。

父亲的诊所气氛很特别,一般老年人人居多,他们喜欢和父亲拉家常。每次去看望父亲,远远就能听到屋里父亲爽朗的笑声,不像是诊所,倒像是一个老年活动中心。有时父亲的诊所又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室,这家老太太和儿媳闹矛盾了,那家老爷爷和邻居拌嘴了……总之,诊所里总是很热闹。大家都把父亲当成了他们的贴心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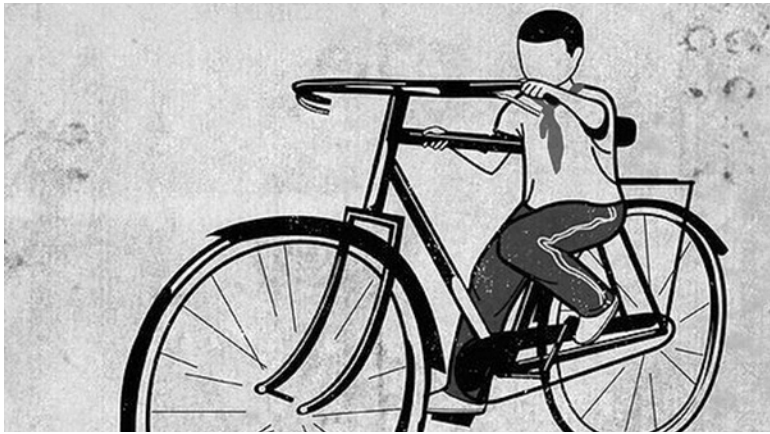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很忙,极少出门,可每次出门去集市买东西,寒暄声总此起彼伏,有人往车篓里放番茄,有人往袋子里塞豆角。我知道,这是老乡们爱的最质朴的表达方式。

如今,老父亲虽然七十多了,可精神矍铄,鹤发童颜,依然做着这份职业。我们兄妹几个一再劝说,让他歇歇,可父亲仍然放不下,说是习惯了这样的热闹。

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。愿岁月厚待这位善良的老人!

(王华丽 市经济开发区高庄学校)

一辆红旗牌自行车

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购买生活用品要凭证、票、券,没有这些,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因为当时物资紧缺,需要用票、证、券来控制,以求平衡市场,均衡消费。

当时我还在北京卫戍区服役,老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来信说很想买一辆自行车,家里买不到,托我帮忙买。一向诚实、爱帮助人、重义气的我,不假思索就回信答应了。这一承诺不要紧,给自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。当时全国市场物资都在控制,很多东西市场上也买不到,要托熟人、找关系、开后门从分配的物资中扣留。

买自行车需要用券,我就先找券。当时我一个季度才发一张券,攒两年也不够买一辆车的。我手里虽说有几张,但也远远不够。于是,我就趁星期天去北京东郊酒仙桥的一个姨家要了几张,这也是她积攒了好久的。这下券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

接下来要托人联系订货。经过四处打听,我得知一个战友在连队生产基地种菜,离太平庄很近。太平庄比较

大,村里有个代销点,每一两个季度就会有自行车分配的指标。我托了他,他又托别人,提前订货。那时永久、凤凰、飞鸽等名牌车很有限,一般的红旗牌、飞鹰牌还能买到。我顺从老同学之意,预订了一辆价格 170 元的红旗牌自行车。

经过两个季度的等待,终于如愿以偿地买到了自行车。看着崭新的自行车,我就像看到了宝贝一样。为了保护它,我找来了牛皮纸,先把车架、车把、前后轮包了起来,然后又买来手指粗的稻草绳,将车子缠了又缠。包装严实,确保不会碰坏后,我才放心地将自行车从火车站寄回家。

可我在火车站寄车的时候,有战友路过看到了,汇报到了营部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全营战士晚点名时,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,领导说我“套购了国家物资”。年底我也没被评上“五好战士”。此事我一直瞒着,没敢跟老同学说,怕老同学为之内疚。此事封存了近半个世纪。

(梁发占 扶沟县行政服务中心)